

孫毓芹

圖四十二

男。今年五十六歲。原籍河北豐潤。現址是台北市泰順街四十四巷十一號之三（四樓）。愚夫婦在民國五十八年夏開始到處拜訪琴人，的確是「訪」的，要在茫茫人海中找出誰人會彈七絃琴，實在不容易，而孫先生住在我家附近，和我們可說是同一條巷子，相距才一兩百步行程，我每天最少走過他家門口三四次，卻一直無緣見面，也可說是相見恨晚了。民國五十八年冬，我們去拜訪章梓琴老先生，承他告訴我們他的學生的居址，我們按址找到孫先生。當時孫先生是退伍上校，退伍後沒有辦事，終日在家中研究造琴，我們去到的當兒，正在忙的起勁。孫先生看到我們兩個背著照相機，二十剛出頭，而自稱要拜訪琴人，撰寫近代琴人錄的年青人，似乎十分驚奇，有點不能置信的樣子。後來，我們才知道，孫先生多年以來都是獨個兒彈琴，一向以為臺灣祇剩下幾位老前輩仍在彈琴，正在担心古琴的沒落呢！孫先生因為造琴親力親為，指甲斷了，指頭也痛得很，已經半年沒有彈琴；當晚談得起了興趣，為我們彈了醉漁晚唱（即醉漁唱晚），歸去來辭及流水等曲。七十二滾拂大流水一曲是很艱深的琴曲，沒料到孫先生居然會彈，使我們為之喜出望外。據孫先生說，他曾經跟從章梓琴老先生學過無滾拂的流水，後來聽到了名琴家管平湖先生的七十二滾拂流水唱片（香港藝聲唱片ATC 148，臺北

女王唱片(QNL 5022)，於是細細體會，根據楊時百所撰「琴鏡」之中的流水譜，自己學習，練出全曲。孫先生雖然半年不彈琴，有時也忘了一兩個片段，要看原譜，但我們都看出他已經下了很多功夫，而且有了不少心得。我一向有意學流水，苦於無師傅授，當下向孫先生請教，孫先生不厭其詳地指出七十二滾拂的巧妙，何處要輕滾重拂，何處要重滾輕拂，何處要快滾慢拂，何處要慢滾快拂，左手的吟猱綽注如何配合……使我茅塞頓開！接著又看了孫先生造琴的工具、方法，引起了我學造琴的興趣（後來真正跟孫先生學造琴了）。那一晚分得手來，已是翌日凌晨二時了！

過了幾天，孫先生來看我們，又是一個聊不盡的晚會。我們有兩張明琴，我用的叫「動靜清和」，內子用的是明朝祝海鶴造的蕉葉琴，孫先生都很欣賞。自此之後孫先生和我們就成了莫逆之交。孫先生平易近人，好像是一位老朋友，而非一位老先生，愚夫婦又是琴迷，常常十句話之中，有八句談到琴，和孫先生成了不可一日不見的朋友，計一年之中最少見面二三百次，有時你來我往的，一日見面二三次之多！

跟孫先生認識久了，對他的人品、學問由衷地佩服。孫先生雖然在陸軍任文職數十年，行伍之中不忘游藝，軍中帶備的是書畫、碑帖、古琴，可惜

來臺的時候，沒法將家中的古琴帶來。退伍之前，孫先生在軍中用簡單的工具造了一張簡陋的琴，作為聊勝於無之用。退伍之後，買得臺北福玉華樂器店造的新琴一張，覺得不滿意，於是買了一片桐木，根據與古齋琴譜上所述的造琴方法，精心研究造琴。我們所見的孫先生，是一位忠厚長者，口中提及最多的是琴，其次是書畫、刻印、平劇、花鳥蟲魚，絕少提到的是名利。愚夫婦對孫先生佩服之餘，很願意拜他為師，孫先生認為交個朋友已經夠了，拜師倒是多餘，孫先生平日跟我們談笑無禁，一下子由老朋友變成老師，也覺得不像，結果愚夫婦尊稱孫先生為孫公。

孫公研究造琴花了很大的心血，古琴譜上所說的各種造琴手法，他都仔細分析、試驗、改進，對琴音、琴毛病的分析，精妙入微，只因他沒有著書立說，故很少人得聞他的高論。琴平放久了會彎曲，生出折腰的毛病，這是人人都知道的，但有一次我發覺我的明琴居然也變成彎曲了，生出駝背之病，為之大吃一驚。我的琴一向是直掛的，怎麼會有毛病呢？經孫公研究，發現原來我掛得不垂直，差了一點點，雖是一點點，地心吸力並不放過，日久就彎曲了！後來照孫公的方法，反方向掛了一個月，琴也就平直了。

愚夫婦在台北全心讀書、編書，只靠家中滙款

接濟，如果只求生活，再加上學校發的一些公費，是可以過日子的。但是為了編琴府，每月所花的郵費、影印資料費、紙張筆墨費（琴府資料近萬頁、所耗的紙張正不知多少、墨水、漿糊不知多少瓶、原子筆是以一打一打買的）等，極為可觀，收到的錢除了交房租之外，根本未夠上述的開銷，更不必說吃飯了。為了實現編琴府的理想，只得咬緊牙根。那時我們常常二三天才吃一次飯，平常吃幾片餅乾就算一天，吃飯時也是吃油鹽白飯，很少菜或沒有菜，孫公大為不忍，但他自己也沒有收入，長貧難顧，幫不了我們什麼。他私下買了一個直徑一呎、高一呎多的大玻璃瓶，又買了十斤蘿蔔和青菜，託人做了十多斤泡菜，有一天抱來我家要送給我們下飯用，真是盛意可感！我久餓之下，自然十分高興，內子卻生平絕不吃酸、辣東西，玻璃瓶蓋一打開，房間中就充滿酸味，弄得她頭昏腦漲，為此大哭一場，我惟有把泡菜倒掉，一同再吃我們的白飯。

民國五十九年十月，我們和一位美國友人米凱樂先生合租一層高級洋房，面積一千方呎，共計一廳三房，另有浴室、廚房、三露台、客廳可坐四十人，我們只出極少租金，佔住一房，舒服之極。先在民國五十九年夏，我曾跑到新竹縣買了一根桐木，直徑一呎、長六呎，將之剖成兩半，一半已經挖成一個大古箏的胚形，另一半要造琴，卻因舊居缺

乏地方，未能動手，既然新居如此寬敞，乃得實行研究造琴。這時已經跟孫公學過一些造琴的要訣，凡選材、處理、調漆、調灰（鹿角霜）、上漆、上灰、磨灰、製徽、製岳山、製雁足、製軫、製龍齣、膠合、用刀、用銼、用鑽、用刨、用鋸的方法都學習過，工具亦已齊備，又買了一座馬達，裝上電鋸及電磨，於是開始工作。首先把大琴完成，著實掌握了桐木及其他所用木料的紋理、特性，再用數十小時修好了內子的蕉葉琴的岳山及琴邊殘破的地方，孫公則時加指導。到六十年八月，更一口氣造成三張琴，音色都很好。吳宗漢老師、容天圻兄都很欣賞。

我們搬到新居之後，孫公每週必來三四次，彈琴、聊天、合奏、討論造琴。這一年過得愉快之極，孫公以前並不認識其他年輕琴友，經我們介紹，乃認識了吳老師伉儷和他們的學生如王海燕、顧豐毓、陶筑生、劉品良、張尊農、葛敏久、王正平、安方、朱元明、葉紹國等，每星期日在我家或吳老師家聚會練琴（準備六月廿九日在台北實踐堂演出古琴古箏欣賞會），孫公的生活也頓時為之多姿多采，人也年輕起來了。這一年之間，孫公又根據吳景略先生的唱片，自己練出了憶故人、漁樵問答，又根據琴鏡練出平沙落雁、日夕撫琴，沉醉在琴的天地中。兩年之間愚夫婦十次去到孫公家，有八次

見他在彈琴，和我兩人真是可合稱老少琴迷了。

孫公的為人，正直堅毅而沉著，口不言俗事，手不沾俗物，人有困疾，如己有之，而疾惡如仇。處事鎮定而精確，可能是喜歡研究佛學、打坐、沉思之故，亦可以說是彈琴有得之故。今年（民六一）夏，蔡德允老師赴日本探親，途經台北，見到了分別多年的老朋友吳師伉儷，亦認識了孫公。回港後蔡師對我說：「孫先生人很正派，所彈琴亦是正音。」「正」字適足以表示孫公的為人了！

孫公在內地時跟田壽農（耘夫）先生學琴，學過高山、陽關三疊等多曲，在臺北跟章梓琴老先生學了七八年，學得平沙落雁、水仙、太古引、歸去來辭、關山月、醉漁唱晚、梅花三弄、湘江怨、流水（無滾拂流水）等，後來據琴鏡自修得七十二滾拂大流水，近二年又自學成漁樵問答、憶故人、平沙落雁（琴鏡譜），可以說是永不後人的前輩。

孫公對前人的成就，既不輕信亦不輕易推翻，必定自行研究、分析，再下斷語，彈琴亦一絲不苟，對下指走指的方法很注意，深得「按令入木」的妙旨。製古琴及打磨零件，有高度技巧及耐心，手工精細令人嘆服。愚夫婦在台北最後二年之間，財力、物力及精神上得到孫公極大支持，真是無可言報。去年夏我回香港，行前趕造古琴三張出售以清債務，尚未完工，靠孫公幫我造好，了結一事，此

事已在安方小姐條飲水琴及朱元明小姐條漱玉琴下詳記，不再述於此了。

藏譜：①琴學入門。清同治六年心齋往齋刊光緒間增刊序跋及板拍本。三冊線裝一函，共二卷。此書原屬章梓琴先生，多年前曾由韓鏡塘先生縮影成線裝一小冊，在臺灣流傳。

②琴學入門。卅二開線裝一冊，即韓鏡塘先生據原刊本縮印者。

③春草堂四均平沙。卅二開線裝一小冊。此乃韓鏡塘先生在臺影印，只收春草堂琴譜之卷六。（所影印者乃章志孫先生藏本，亦即琴府所收之春草堂。）

④陽關三疊。卅二開線裝一小冊。此亦韓鏡塘先生所影印，收有琴學入門（據原刊本）、琴鏡及立雪齋琴譜三書之「陽關三疊」。

⑤流水譜。卅二開線裝一小冊。此亦韓鏡塘先生所影印，收有楊時百琴學叢書之「琴譜」卷三有關流水之若干頁，及琴鏡卷五之流水譜。但所據之琴鏡乃楊氏第一次印刷者，頗有錯誤，其後楊氏重校流水改板印於琴鏡內，此未收。

⑥琴操。卅二開線裝一小冊。此亦韓鏡塘先生所影印者，即琴學叢書之「琴粹」中之琴操。

⑦自遠堂琴譜。民國校經山房石印本，十二卷。一函十二冊。此原為章志孫先生之物，以贈孫

先生者，現承孫先生借出印入琴府。

⑧ 研易習琴齋琴譜。上中下三卷三冊，此乃章志孫先生所編纂。

⑨ 「長門怨」琴曲手抄本。琴友汪振華先生所抄贈。

⑩ 「憶故人」琴曲手抄本。孫先生抄自今虞琴刊。

⑪ 「平沙落雁」琴曲抄本。孫先生抄自琴鏡。

藏琴：

① 龍門松風（圖187 188）仲尼式。黑色。螺徽。琴

頭鑲有白玉梅花一朵，花心可轉動。琴兩側略現出流水紋，琴背池上刻「龍門松風」五字，

池下刻有二印章，填以黃色，字劃已不清楚，

其第二印云「孝感宋□德□□藏」。此琴原為

章志孫先生「念四琴齋」之物，乃先生所藏廿

四琴之一，其中廿三張戰亂中已不存，攜來臺

者惟此琴，保存廿年，去年六月讓給孫先生。

據章先生說，宋×德乃是洪承疇之部將，然則

此乃明末清初琴也。據近日孫先生及我一再研

究，此琴之底板並非原物，已是換過者，漆亦

是重漆（原有斷紋於燈下尚隱約可見），則此

琴初造之年月，必在明末以前也。上絃試鼓

音清細而純古無火氣，亦極可珍寶也。

② 玄瑜（圖189 190）仲尼式。黑色。無鳳眼。金徽

、木軫、木足。面板用桐木製成。此琴乃三年

前孫先生親手製造，琴身頗長大。音色為新琴



中之上好者。底板刻「玄瑜」琴名，池左刻二行小字「民國五十八年己酉暮秋」「溧陽孫泮生手製」。琴底面皆有鹿角霜，所謂古法也。腹內納音二旁墨書四行：「此琴木質堅實色黃如金紋平若」「縵惜原制乖古音不透脫余愛其」。「材之美刮而重修之時在民國五十」「九年庚戌巧月溧陽孫泮生識於台北」。

③無名新琴一張（圖19/192）黑色。仲尼式。螺徽木軫足。桐木面板。此琴乃多年前孫先生命工人製成，較常琴濶而較常琴短。故頗覺肥大。現已贈與「東西精華協會」南懷瑾先生。

④廣長古（圖193/194）新琴。此為孫先生以「洗心」琴與湯珊先小姐換得一琴，將之破腹換底板而成者，取名廣長古。此二琴原皆台北某工藝社出品之新琴。因不循古法製造。故琴音不佳。孫先生極為欣賞「廣長古」琴面板之木質。乃將之改換底板。成為目下之廣長古。此琴於去年九月完成。時我已由台回港。內予在台來函告知。云廣長古之音韻。在吾人所見所有新琴之上。可稱第一。洵足珍惜也。

此外孫先生曾製曾修之琴皆已不在乎中。其一為十五年前以一刀一木挖成。不合古法者。現在韓鏡塘先生（已故）之女兒手中。其二為「雲韶」。乃用臺製新琴重漆者。池左有字二行「甲

辰暮冬」。「南懷瑾題於台北蓬萊新村」。此琴去年讓與吳宗漢先生之學生劉天雲小姐。琴音極大而空虛。其三為「洗心」乃用臺北福玉華工藝店製之新琴換底重修者，現歸湯珊先小姐。其四為無名新琴，乃天津出品。仲尼式，前年我信與先生，先生以此琴為陽材琴（底面均用桐木），不合古法，乃換另一琴底，又換岳山、象牙徽換成螺徽，剷去原有琴漆，重上鹿角霜、生漆，前後花費半年以上始完工，琴成，音較原來為清細而不燥，得失參半。去年讓與吳宗漢先生，而吳先生又讓與一位劉克雄先生。此琴腹內納音兩旁寫墨書二行：「中華民國建國六十週年歲次辛亥仲春」。「溧陽孫洋生斲於臺灣並誌」下有二印章：「孫毓芹印」（白方方篆印）、「洋生」（朱文方篆印）。